

蟬香館使黔日記



世昌題

# 日記 九

戊戌正月二十一日發牛皮灘至  
五月初二日客新農鎮

戊戌

辰

正月二十一日乙巳晴風順

自常德下五里之牛皮灘開船行約七十里泊羅家湖

卯正二刻起恰開船

二十里過蒼港時午初

舟人云三十里此據祁單大約問里數于舟人不免多報亦不免杜撰也

又二十里未正過龍陽縣

船主云去常德九十里賣魚者言亦同

午前風順而力微午後稍大矣而順者逆矣過龍陽後船主嘆其水手不得力趣之登岸曳緯焉

滴夕有一叟棹扁舟來乞食問以地名曰此岡沱潭也距龍陽幾何曰二十五里距緒港曰此去二三里耳又行一小時泊于岸右小村

之前問過緒港未則皆不知大約過矣以乞人之言計之乞人又言岡沱潭去

常德百二十里與祁單懸殊祁單既不盡可據而舟子又不熟地里殊悶人也

行終日不見山影龍陽下數里河分兩支澄兄曰彼支必赴沙市之路也問之船主果然

分派之後河頓仄殆不及上游之半今船大夫登岸詢諸土人曰此地名羅家湖去龍陽三十里大夫名劉松元年

可二十許澄兄喜其人長年凡八人劉之外有黃州陳大發黃岡林興發廖啓

發漢陽朱雲祥雲夢林義泰武昌涂洪貴周錦廷漢劉漢川人也

廖哨官云此地距巖板湖止兩里與祁單不合祁單有巖英湘無巖板湖

正月二十二日丙午陰陽相間大逆風自羅家湖行約六十里泊茶棚

夜醒聞船開即起時寅正三刻砲船初換五更隔窗隙窺見江月澄

波水紋漾漾岸邊小樹次第相銜清氣宜人不可多得初開即挂緯

辰忌

正月

二十三日

丁未

晴北風

自茶關行約四十里泊沅江縣

國正一刻泊茶關下距竹雞塘里許距沅江四十餘里廖哨官云  
帆行來船亦張蓋皆所謂蜀順風也 倘夕寓對一又填款一備送廖把戎

辰正後過一村落人煙較稠且有礮船駐守問諸櫓工無知名者少頃劉大  
夫以舟渡緯者登岸余今詢之則留心塘也祁軍鎗港二十五里為嚴英湖又二十里留晉  
行未久風益大停約三小時至未初又行未久又傳未久又行船主及水手  
皆不遺餘力無如風猛而流亦愈盛人力不能与之爭也 河汊終歧不能悉  
記忽而岸仄不過四五丈之距忽而闊也則一望無垠遠望對岸一線界天其  
遠不知幾許凡兩汊之間洲多作銳角蓋已入東湖界中矣舟人云水盛時  
洲皆沒不見本日船行常有樹枝梢船底簌簌有聲大約水涸時其下亦洲也  
自初過東湖楊閣老祁軍楊閣老去晉心塘二十里閣老作關老如祁軍則此地去  
常德已百八十里矣

卯初開船卯正後起行十餘里過一大聚落有砲船駐守當河魚箔甚多以  
祁軍里數考之似即冒埠上距竹雞塘十里下距沅江縣三十里者也行過是  
處遙見水光接天四無畔岸但見帆影澄沅云觀此則知海上情狀矣出汊右  
折循右岸而進船之左水作紫色舟人曰此坡也蓋洲之沒入水者土赭而蒙以  
綠水故色紫也舟人又遙指也曰彼湖也即上所謂四無畔岸者也細審之水中

作紫色者從衡交錯不止一處循遠舟之來路而注視之則歷歷可辨七  
約水涸時皆成港汊也當右折之初舟入淺處前有巨筏蔽江而當心其長袤  
如一村落然舟穿其右筏人云左之退而之左則筏之首已斜逼於紫色之  
綫復退仍之右乃過先是未出汊之前舟人曰右折即順風矣乃揚兩帆而  
輟櫓而飯飯畢而筏阻於桴約一小時帆揚而復偃再既過始復帆  
而行午後至沅江泊學宮前常德之砲船送至此為度廖君言是處  
有叅將可以刺借船送至漢口從之叅戎周松亭啓茂黃州人派船一隻使  
外委賀黼鄉<sup>縣</sup>帶之且復曰本應送至漢以現直標船止可送至岳州岳州  
自有人伺應也廖來辭贈以兩聯又二金犒其水軍錢四十沅江縣葉  
星垣大令向辰嘉興人少尉金福山宜善荊州人先後來拜余適難發未得  
延見旋以刺答之賀外委來見言時促矣請明日成行余初不肯再請  
乃許之蓋砲船遠行亦須備數日糧也泊舟之所漁艇甚多岸上有  
魚行也是處魚多且佳廚工市得兩鰕重各斤有半每斤才二十錢耳  
澄光縣行亦多

正

月二十四日

戊申早雨順風

自沅江行約百一十里泊湘陰縣屬之白馬司

卯初二刻開船又小時乃起風勢甚順兩帆並張行約三十里見一村落有砲  
船駐守疑即祁軍所謂大塘口但彼言去沅江二十里此則似不止舟子云三十里近

之 又十里過奇湖口有砲船 奇湖口之前有所謂馬皇灘前聞是處水最  
淺善膠舟今日過此舟人預以篙量水並撐柱以助船力幸無阻礙中間偶膠一次  
片刻即活 過奇湖口十里經大林港 大林港之後河仄而迂不半里輒一曲殆  
數十曲不止也 逃還帆影歷歷可辨帆隨湘轉其謂是與 大林十里過南湖  
洲有砲船駐守倚岸有寺曰洞庭宮 又約十餘里過寧弓塘祁單曰關公塘寧弓  
之名孟僕詢諸渡船也是處河岸極長足七十里皆作斜坡土色光黝舟人云以江米和  
灰築成果若所云工亦鉅矣初見時林舍聯接甚密其後漸疏土房或三間或兩間沿  
岸平列不相連屬路<sub>相傳</sub>自岸之彼端至岸之此端路鐸不絕直至將近白馬司其岸乃  
右轉河亦曲矣 白馬司去寧弓塘十里初耳下距林子口十五里舟人以前路河  
仄日暮天陰恐不辨路也遂泊是處屬湘陰有千總駐紮 寧弓塘之後逆風  
寧弓塘臨河有真武廟碧雲寺

正月

二十五日

巳酉東北風小雨

自白馬司行約三十餘里泊神楊雀潭

卯刻二刻起

因雨且風逆候至辰正二刻乃行數里之後始得順風張帆

駛進已正一刻至臨林子口折而北風又逆矣遂泊同行皆泊午後余覺風

力不猛商令開船未初二刻復行停船覺風小行船乃覺風大強行十七

八里申正一刻至處曰楊雀潭距蘆陵潭十三里舟人云轉此灣風益

猛矣遂宿焉 出林子口河分兩支其溯而右者長沙路也 林子口有砲

船臨河有洞庭廟其泊舟之處曰南陽渡早寓兩對備送賀哨長  
過林口後見一船以梭為帆其左題字曰救生船第五號早泊時見  
大牌船銜燈題景山官學教習疑即龔體仁所乘也昨夕問賀哨  
官以小火輪能否借用賀問曾向省寄信台余曰無之賀曰非中丞之命恐  
委員不敢專輒也先是余過黔陽時詢諸蘇大令大令曰抵常德可與致  
長沙且曰武陵王令自能籌之比抵武陵則又曰湘陰令可與計余知終  
不諧且余與常道俱昧生平貿然而借亦嫌其突遽速任之可也  
晚雨甚助之以風船搖動不穩

正月二十六日庚戌夜大風雨旦止仍陰逆風自楊崔潭行約六十餘里泊城墻墮  
卯正二刻開船辰正三刻過蘆陵潭又十里午初三刻過虞公廟賣魚者云  
吳公廟以廟額正之知是音訛里數亦漁人言謂是處上距蘆陵十里而強  
下距營田十里而弱約足八里云行終日不見所謂營田者未正過一塢  
舟人謂之白魚溪前數日船主述異事有所謂金簪白魚溪殆即指此  
其語誕不足記塔凡七級中空有門窺見對面天光大牌船有止其下者余  
見一紫衣人立七級之心當是公車中人也蘆陵潭波益壯風逆船行時左  
趨右就曲折以取風力迂迴曠時殊覺費事兩岸平曠黃土青草草之  
外一無所有偶見山樹殊不多得見蓋湖水漲落不常所見黃土至感漲

時皆沒入湖心雖洲而不可居故無林木田廬也日已暮無泊處或初一刻至所謂城牆望者乃泊地在右岸深夜一無所見但見一行燈火而已  
蘆陵潭河又分而支右走長沙其程百十里是處民居頗多然皆編草為屋架席為牆屋山臨岸而門在馬屋與屋不相比相距或數十步或不止焉澄先曰想亦湖徙無定便于遷避耳  
今日復見以梭為帆貨船也連日不見一山並遠山亦無今日傍夕見對面有抹淡墨痕以地度之或是磊石舟人云城牆望三十里至里龍潭又三十里即磊石又三十里則東湖鹿角與祁單不合  
湖水黃而濁似吾鄉之河而波瀾壯闊則吾鄉所罕見也

祁單營田去磊石六十  
磊石去鹿角六十

正月

二十七日

辛亥

北風且雨

自城牆望行不及二十里而泊

卯正一刻開船數里後昨所見遠山已在船右山半有寺其麓有小河通平江  
問之即磊石山也許久不見山乍如初獲若以黔山例之此直培塿耳行不及二十里雨至而風加猛水光黃映天如昏如霧遂止不進聞距鹿角尚有四十里  
午後見小火輪上駛舟人呼問之意將資其舵帶不思彼既南行必有事事焉有卻轉之理  
湖坐無賴溫洋文兼看泰西新史晚飲酒四大杯以遣之

正月二十八日 壬子

大風且雨 卻行復泊琴棋望昨記城牆望者誤也

終夜風雨四更後聲益猛厲風聲烏鳥水聲洗洗船震震若漂心搖搖與之應 卯正二刻起 風急浪猛船不中繫泊處又無居民食用不具乃解纜退行仍抵前日泊所 喚一蘿工來問以地名語不可曉問答許久書以示之屢易而後首肯曰是矣蓋琴棋望也上距林子口百二十里下距慶角六十里岳州百十里 是處草屋緊茂牆不相聯接與蘆陵潭同蘿工曰入夏水漲則徙諸營田吳公廟對廟岸也每歲居此約半年耳 蘿工又言磊落石山前之小河不通平江與昨聞不同俟再考甲午來時攜水道提綱及胡圖常在手下每日考驗甚便此番治行竟積歲之失計之甚

正月二十九日

癸丑 風雨如昨 再留琴棋望一日

夜屢醒及側不安以昨睡太早也辰初二刻乃起 終日悶悶看呂子恆訟過記一通兼看泰西新史 貴州文童額七百六十七名武七百五十三名廩增各一千五百五十二名

正月三十日

甲寅 風雨如昨極寒 再留琴棋望一日

辰初二刻起 夜風號呼萬籟並作帖其一耳抵於枕其一則以指殿之但聞若鳴鼓若吹火若沸羹交集枕下良久始睡夜醒復然及旦風力稍殺雨聲反加 溫洋文 當十九日午後移過是舟也陽烏四照頗黎窗面面受熱心焦燥不可耐乃去小棉襖而易以衿其棉者則納諸裝近數日守風阻雨溼氣甚重寒若深冬矣憚于解裝但加一皮領而已午後加灰鼠馬鞋

晚飲酒六杯食鯉魚 夜風益猛

二月初一日 乙卯 風雪

再留琴棋望一日

辰初二刻起見舟子掃雪空中猶飛碎點若霰然 風力似稍殺聲亦稍遠然鄰船之旗動搖甚緊自下游來船僅張半帆而行已甚駛岸上行人皆疾趨而袂掩其口蓋大王之雄猶不可狎也 連日天氣昏晦今午雲漸薄間有黃色然至夕並未放晴 晚坐近處不聞風聲而船舵猶軋軋作響諦聽之嗚嗚者在遠處也 溫洋文兼看英字入門是處阻風同泊之船無慮數百公車亦頗有之

二月初二日

丙辰 大風

再留琴棋望一日

辰初起 三更以前風定矣四更又作至曉益狂寫信致陳中丞借小大輪一隻拖帶至漢口並言倘日內風定即駛赴岳州祇候不則仍候于琴棋望或輪船現不在省亦候覆函別作計議午正信寫畢託賀敬廷差水軍人送長沙賀云明年以前足可送到 溫洋文 嚴爾臣龔體仁來訪談一小時亦阻風六日者也龔云前屢次南旋俱道洞庭每次輒阻風然或三兩日或前後合計五六日未有一阻不前如是之久者又云自此至漢口若遇順風三日可到無風則須七日思南新科舉人張丙熙先與爾臣同舟至常德而分手至沅江又相遇一次而到此六日不見其來未知其突過而前歟抑阻滯在後也計覆試之期

為日已迫若再淹留必誤無疑強臣與之同府且受其父之託心殊焦急云  
龔又云必欲求速亦有一法別顧小舟至新隄候江輪之便新隄濱大江  
江輪過此可附以行然至無定蓋江輪之赴宜昌止有四艘不必日有之或  
隔三兩日亦其常也在沙市候江輪亦然龔又云長沙小輪凡十艘以兩船  
備中丞之用其餘八艘俱可挖帶客船余前聞總共止有三艘耳俟再考

二月初三日丁巳

晴風減後自琴棋望行六十里泊鹿角

砲船初換五更枕上已辨色乃起起未多時已聲明砲矣蓋砲船更鼓  
不可憑也是船於更鼓之外加之以鉦每過一更則環船巡擊一次其聲  
噌吰聒耳自昨晚風定船尾不聞軌之舵聲矣起後隔窗隙窺見

天際有紅光知是晴矣旋聞長年移櫓聲婦船聲啓錨聲鑼聲砲  
聲船居然開矣同泊之船絡繹解維前後手我船者帆影相銜彌望

皆是時卯正二刻也復過磊石山少頃見一小輪船拖船兩座自下而上後船

之首繫諸前船之尾三船成一直線船行絕緩想載重之故耶後兩船

皆張帆輪船左面題湘帆兩字中段有玻黎窗類可以居客者窗壁之

髹皆赭已初後過一處澄兄授予以遠鏡曰子視之中流忽出若兩桅

者何也予視之果然詢之則載煤之船昨日風覆者也距岸有數丈遠

桅沒水過半其岸邊泊一船岸上有數人來往營營衣物平鋪于地似

是撈獲而就曝相距遠不能辨清舟人云泊船漁船也蓋煤船沈而漁船救之也觸目不覺心揣諸僕亦指揮相語色然以驚風勢雖大減余偶出艙則拂面吹耳猶不可堪船東北行恰與風還滿江之船縱衡參午無直趨者近午水手用飯因泊一小時許岸頭有販夫經過舟子詢以距鹿角若干遠曰二十餘里耳未初一刻復行風加大櫓聲如轉磨將至鹿角時船要強行每乘風則其疾如箭乘風而左近岸處極淺兩丈之外插有標識舟人援舵不及急撒帆而船已膠五人用篙抵之不動水軍畢至加數篙之力仍不動乃以船首絞軸絞之其法先以小舟載巨錨拋諸中流錨孔之索聯軸之索為一錨既入泥牢不可拔矣乃轉其軸使索偏緊愈緊則移船寢移矣其法甚善又錨身別繫一短索索纏一木根錨沈而不浮見木則知錨所矣亦妙澄元云吾鄉固有之予未之見也舟以申正二刻膠又二刻而活風力愈猛舟子登岸曳牽水軍助之因正至鹿角泊焉對面有山近山有人家距泊處尚遠僅望見之曰暮辨認不清矣上距琴棋望六十里

二月初四日 戊午 早陰午晴 自鹿角行五十餘里泊岳州

卯刻正二刻聞船開即起行四五刻始至昨所望見人家之前是處泊船較多大約昨日泊處並未真到鹿角昨日之行亦似不足六十里也昨以

為山者今就見之非山也乃阜也臨湖高聳哀延甚長遠望若山耳

土皆赭色鹿角之有地曰高山望以綿互不能分辨意中但以為皆鹿

角也晚間聞雞工言乃知之未正過使山居水心上有蘭若

鹿角之阜既盡有山出焉其先為鹿角而蔽既而若相連既而始分

橫黛一條彌望不絕其盡處即岳州矣過午即望見之稍西即使山

又西而漸遠一山橫地上微收下微侈濃樹蔚鬱隱隱見舍宇氣佳哉舟

人曰此君山也君山又西有一孤山輪囷挺峙然絕低以君山較之若一邱耳

中正抵岳州泊南門外萬壽宮前近岸水極淺舟不得近距一矢之遠

而維焉鹿角屬巴陵雞工云賀外妻使來談片刻在岳之前

岳州鎮張子初捷書以刺來拜言病足不得親至游戎趙蘭圖俊秀以刺

來並派砲船護送張長沙人趙湘鄉人旋俱刺答之砲船哨官胡外妻

來紹號榮卿長沙既奉派遂來見船亦來午後見一小大輪近視之

拖八桿船三大食船三划船三礮船一凡十船當初望見煙時以為頃刻

可至遲之許久乃至又久之乃過我舟之前大約拖船太多而速率不得

不減身輪船名長慶拖帶者廣西學使馮之船也賀外妻與輪船

人話良久聞其以二十五里由長沙啓行行不二十里遇風而阻故至今

始至由此言之遇大逆風雖小大輪亦計無所施又聞雞工言去年

始至由此言之遇大逆風雖小大輪亦計無所施又聞雞工言去年

五月薌帥徵長沙未午二百石赴四川之賑用輪舟拖帶行至高山  
望遇風而覆未盡沈且傷人焉然則恃小火輪以救風厄蓋亦未  
可深恃聊勝無焉而已 岳陽城下水彎環金口新堤指顧間八百洞  
庭糊眼過間看落日下君山結句紀實景上三句強湊耳

午後見黑物大如豬出水一伸其首尾瞥焉又沒頃之又出而又沒前者沒後  
者又出目應接不暇以其沒之倏且相去稍遠不能細審其形狀但見首尾高  
而背若陷張廚云似和尚帽澄兄云見其鬣王順云露小尾若豬長年  
徐洪貴云是物渾身肉稀軟若豆腐鉤之不能致邢福云舟人若見物曰白  
鰲孟成云江豬也澄兄云江豚吹浪夜還風 晨見一船平置岸上澄兄見  
之午後復見一船亦如是舟娃云北風吹上而淺閣既而水退遂不得出須臾  
漲時不得行也後見之船據徐洪貴云自去年六月即滯于此

洞庭險阻不能億度阻風六日者余也有火輪拖帶而阻風與余略相等  
者廣西學使馮也舟閣淺處水退而不得動也今日所見之兩船也風覆而沈僅  
露兩桅者昨日所見煤船也輪船拖帶遇風沈溺者今日所聞長沙米船也近者  
數日遠者不過一年或身經或耳聞或目見賴而記之以見洞庭之險遠過江海  
而余之僅僅阻風卒平安而至此真萬幸也

借輪船之回信未見分曉既借矣無不候回信之理因懇澄兄代擬電稿  
明日交質外委託電報局譯發

文曰極部院陳年伯鈞鑒前在蘇杭望風專為應做輪船拖帶以  
風患現抵岳州候候鈞命如船不在者亦請電示聞江行較易或不至久阻也

二月初五日己未晴南風

辰初起 夜風不起曉間之南風也船之北行帆檣相屬順流而下疾如馳馬而我舟以候輪船回信章制在此不得微宗慈之一快徒有歎羨而已榮卿云電詢湘撫不如託電局託省局代詢電省局余延賀君與之商酌因聞中正新有安仁之戚遂如榮議寫一清節交賀送去至午賀返日已譯發矣局例十鐘始開機故遲遲乃返聞以委負姓買曰江蘇人其姓之聲若但電潮之但且曰委員已戒驚將來拜也少頃果來其名曰談長康余曰是松筠處舊相識也恐其偶有同姓名者詢其字某來紀口季侯果不誤乃延見將遣別船迎之彼已坐渡船而來敘話良久問李潤生同來否王晉翁近況何如孟蛟曰趙星樓俱傷矣馮星岩已以道員記名他日必海關道也詢伊近境蓋甲午後其尊人捐館服滿遂就此差以知縣注選矣然無期視其冠則五品頂戴亦未便細問之談去後僱夫拜客出轎于船大費力夫則賀船代覓也答拜談及張總戎趙遊戎俱不遇入自南門仍自南門出電局在城內鎮遊兩署皆城外也路經已陵學長江水師提督行臺試院等處又有上蓮花池觀音庵諸刹又觀門額有曰華邑廩餼者其內若擇店然有曰三鱣舊館其門帖何寓兩字俱不知所謂 塵市以城外為盛有辰油豐貴川土等牌石路滑甚大致似吾津既離閣樂壺洞而人數之多不逮也 回船後澄兄登岸余獨坐悶甚緒有洋文讀本聞輪船放氣聲自下游來以為是湖北之船與己無涉也少頃有輪船之駕工來言湖北接長沙電信張制軍派來拉帶余恐有誤飭徐僕持柬往詢其管帶俄而澄兄回盛言岳陽樓之勝余豔之私計失今

不登誰保復來乃偕榮弟復要澄兄駕小舟而往朱搖棹朱刺篙金有祥生俱從約里許至樓下君山落日冉冉而下天向昏矣登岸入城凡歷二百餘級始至樓脚澄兄導而先登余繼之榮後余而舟姓反王邢二僕以升三升而至最上層暝色浸尋恩恩一覽然全勢在目矣西望君山北瞰湖尾東南皆有遠山自西面外餘三面樓舍重重鱗排櫛比環簇樓下真登臨之勝概澄兄記之甚詳余所見無幾耳周覽少頃降至中層與道人顧松亭茶話片刻留香資四百假其一炬覓原路駕原舟而歸新月如眉怡在天心歷落漁舟遠在泊所水光山色清無點塵比至船上燈已久矣徐僕言適見管帶問之如駕工言且所派有兩艘孟僕言兩船管帶俱來見管江清船興義宋德明候補遊擊也候良久而去管楚威船濟南孟憲德翼字潤芝尚在此乃延孟見之言昨日香帥行香後派伊來迎恐船多不敷挾帶也又命與江清俱昨晨自鄂展輪今乃至也余謂當電致陳中丞時但云借輪船一艘未言坐船有幾其實某止一船耳孟言請擇於二者惟命是從余曰既與君先晤勞君相送可矣余之意以為孟有香帥名刺之據且先得見又江清云明日開船須辰正而孟則遲速惟命是以舍江清而就楚威而不知江清來在先前楚威兩小時不止江清專應挾帶差使楚威則兵船無挾帶此宜用江清固不待言不特此也孟之持柬而詢者固江清也其時楚威固未至也詢之矣而舍之于心

未安因遣徐僕復造江清道意略言晤孟談時徐僕之言未及白也  
輒面訂之既訂而不可以改也故遠來致歎如憲復命無詞或同行亦  
可幸宋君活脫謂此不妨亦不須定要同行也 孟月支薪水四十金  
公費三十金年方二十九歲 晚飯後賀有官來辭酬以兩聯又四金犒軍  
六金遞謝者再而後受賀年三十二自言讀書逾十年既孤乃失與于其  
父曾任岳州營都司席其舊故就武職六年外委未補也其弟名贊  
元亦知書在漢陽鎮標充外委言及代其弟遞一薦條意在黃少保  
翼升長江水師提督也余與黃素無淵源謝之但言有機曾再說  
可也余向不喜人遞名號條常色拒之今賀不已之謀而弟是代差  
勝他人一等也

二月 初十日

庚申

日出後旋陰東北風終日

發岳州行三百里泊薛洲

卯初二刻聞輪船鳴汽遂起又一刻船開矣天色未曙也登船頭  
望之由岳陽樓下經過約略可辨 荆湖口為岷洞合流之處未及  
見之聞下岳州八里耳 辰初一刻過縣河港行三十里矣 辰正三刻  
十分過螺山祁軍去岳八里 平平無奇 已正一刻過新堤 祁軍去螺山五里  
午正一刻過六溪口 祁軍去新堤 新堤人家濱江至四五里不絕六溪亦足  
亞之六溪盡處即寶塔洲聲船索刺予之停輪少頃時午正三刻也